

中国高僧：弘一大师

2012-5-25



高僧弘一大师

愿尽未来普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，
誓舍身命弘护南山四分律教永住神州。

这是民初高僧弘一大师自撰发愿的长联，后来被镌刻在菲律宾福泉寺弘一大师纪念亭前的石柱上。从这副对联，我们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弘一大师怜悯众生的无量悲怀，与其誓死弘护律学的坚固大愿；再加上大师“高如山、深如海、明如月、细如毫发”的梵行，我们更能理解大师，为何被尊崇为“近代中国有数的高僧”与“绝无仅有的完人”。

弘一大师俗姓李，名文涛，字叔同；光绪六年(纪元一八八零年)九月廿日生于天津，民国卅一年(纪元一九四二年)九月四日，圆寂于福建温陵养老院“晚晴室”。世寿六十三岁，僧腊廿四载。师(本文专指弘一大师，下同)俗家原籍浙江平湖，因先祖经营盐业，遂移居天津。父李筱楼为清代进士，曾官吏部，为天津名银行家。筱公晚年耽禅，乐善好施，设立义塾、备济社，施食、施衣、施棺不遗余力，人称“李善人”。师为筱公庶子，母王氏，十九岁生师时，筱公已六十八岁。据传，师出生之际，有一喜鹊，口衔松枝，来降于室；及长，师随身珍藏此一松枝，以为父母生养的纪念。

师幼年即见聪慧。五岁失怙(父亲去世)，见家人延请作佛事的僧人法相庄严，恭敬之情，油然而生；并于儿戏时，自行扮演和尚相。童蒙时代，师受母亲和二兄文熙的影响最大；兄文熙督教甚严，日课《百孝图》《返性篇》《格言联璧》等。师自幼秉承“惜食，惜衣，非为惜财，缘为惜福”的家训，直至终老时，无些微不爱惜衣食；圆寂时，师身上所穿的衲衣，总计有二百廿四处补丁，真是一袭名副其实的“百衲”。

衣”！

师于十三岁开始临摹名家碑帖，一生勤习书法，未曾中辍，故能自树风格。十七岁时，跟随天津名士学词、学篆及刻石；翌年，与天津茶商俞家女成婚。光绪廿四年(纪元一八九八年)，戊戌政变失败后，师奉母携眷，南迁上海，加入“城南文社”，开始文学活动，时年十九岁。不久，其诗、词、金石、书画、戏剧，在上海艺坛，初露头角。廿二岁时，师进入蔡元培所主持的“南洋公学”经济科就读，颇受新思想与革命情怀的冲击。

师寓居上海期间(光绪廿四年至卅一年)多与名士交游；文名远播，不少红粉知己，为之倾倒。眼见国事日非，师感时忧国的热情，无从发挥，乃转借欢场酬酢，以为排遣。一直到光绪卅一年(纪元一九零五年)四月，母亲王氏深夜不停的咳声，砰然入耳，师才猛然从声色欢场中警醒。虽然火速延请名医，为母诊治，奈何病势沉重，终究还是回天乏术！慈母病逝后，师闭门守灵四十九天，并改名李哀。待办妥母亲丧事后，师乃怀丧母之恻，东渡日本，入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；除专攻西画，还兼习西洋音乐与戏剧。此时，师由一介风流倜傥的名士，摇身变成一位认真习艺的留学生。光绪卅二年(纪元一九零六年)冬，由师筹组的“春柳剧社”，在日本东京，为中国两淮水灾义演《茶花女》、《黑奴吁天录》，以门票收入赈灾；剧中，师反串女角，演出极为轰动，为中国人演话剧的开端。

宣统二年(纪元一九一零年)六月，师卅一岁，自日本学成返国，任教于天津工业专门学校。两年后(民国元年)，转赴上海，任教于上海城东女学。不久，先出任《太平洋报》的艺术编辑，继而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学院(后改名为“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院”)，因此与夏丐尊共事，日后得成为忘年之交。这时的李叔同“少年名士气息，忏除将尽，想在教育上，做些实际工夫”；夏丐尊先生，复有如下的追忆：“他教的是图画、音乐二科，这两种科目，在他未来校以前，是学生所忽视的。自他任教以后，就忽然被重视起来，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，都牵引过去了。课余但闻琴声歌声，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。这原因，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，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。只要提起他的名字，全校师生以及工役，没有人不起敬的。他的力量，全由诚敬中发出，我只好佩服他，不能学他。”

当年李叔同先生的得意门生、后来成为中国漫画之父的丰子恺，亦曾具体描绘李先生之所以能“善化群”的原由：“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，统制了我们的感情，折服了我们的心。他从来不骂人，从来不责备人，态度谦恭，同出家后完全一样；然而个个学生真心地怕他，真心地学习他，真心地崇拜他……就人格讲，他当教师，不为名利，为当教师而当教师，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。就学问讲，他博学多能……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，中国话剧的鼻祖。他不是只能教图画、音乐，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，而教他的图画、音乐。”师以德服人的风范，在未出家前，即深深烙印在许多学生的心坎上！

民国五年(纪元一九一六年)，师卅七岁，利用阳历年假，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，试行断食廿一天，身心俱感灵化，改名李婴，盖取老子的“能婴儿乎”之意。师于次年正月，皈依虎跑寺了悟法师，为在家弟子。返校后，开始茹素、供佛像、读佛经。民国七年(纪元一九一八年)七月十三日(大势至菩萨生日)，师披剃于虎跑寺，依止了悟和尚为剃度师；九月至灵隐寺受戒。至此，师旋由一“恂恂儒雅的布衣君子”，蜕变为“律己至严、治学至勤、操行至苦”的苦行僧，揭开充满圣洁灵光的下半生。

师受戒时，旧友马一浮居士，赠以《灵峰毗尼事义集要》与《宝华传戒正范》；披阅后，师悲欣交加，因而发心学戒，并进一步成为中兴南山律学的一代宗师。师于《律学要略》开示中，说道：“南山德依四分律而成，又稍有变化，能适合吾国僧众之根器。”以是之故，师专研南山律，并根据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《四分律含注戒本疏》和《四分律随机羯磨疏》等三大部，于民国十三年(纪元一九二四年)八月，完成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，为研究律学必读的经典作品。

师于出家第二年(民国八年)冬，在玉泉寺与程中和居士，共燃臂香，依天亲菩萨《发菩提心经论愿誓品》，发十大愿。现谨将此十大正愿，恭录于后，以彰明师“愿力周沙界”的无限悲怀：

一、愿我先世及今身所种善根，以此善根施与一切无边众生，悉共回向无上菩提：令我此愿念念增长，世世所生常系在心，终不忘失，为陀罗尼之所守护。

二、愿我回向大菩提已，以此善根，于一切处常得供养一切诸佛，永必不生无佛国土。

三、愿我得生诸佛国土已，常得亲近随侍左右，如影随形，无刹那顷远离诸佛。

四、愿我得亲近佛已，随我所应，为我说法，即得成就菩萨五通。

五、愿我成就菩萨五通已，即能通达世谛假名流布，解了第一义谛如真实性，得正法智。

六、愿我得正法智已，以无厌心为众生说，示教利喜皆令开解。

七、愿我能开解诸众生已，以佛神力，遍至十方无余世界供养诸佛，听受正法，广摄众生。

八、愿我于诸佛所受正法已，即能随转清净法轮。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听我法者，闻我名者，即得舍离一切烦恼，发菩提心。

九、愿我能令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已，常随将护，除无利益、与无量乐，舍身命财摄受众生，荷负正法。

十、愿我能负荷正法已，虽行正法，心无所行。如诸菩萨行于正法，而无所行，亦无不行，为化众生不舍正愿。

以上“是名发心菩萨十大正愿。此十大愿，遍众生界，摄受一切恒沙诸愿。若众生尽，我愿乃尽；而众生实不可尽，我此大愿亦无有尽。”

师出家后，法名演音，字弘一。“狷介如白鹤，和煦如春风，芒鞋破袖，独往独来，千山云水，行无定踪，二十年来，足迹踏遍了南中国苦难的大地，过的是最清贫的生活，作的是最根本的努力，与过去多采多姿的艺术家风范、轰轰烈烈的革命者岁月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照。”民国卅一年(纪元一九四二年)，师圆寂于泉州，遗墨——“悲欣交集”四字。荼毗时，多色火焰上升，百日内，共拣获各色舍利子一千八百余颗；灵骨塔分建于杭州虎跑寺及泉州弥陀岩。

最后，谨录大师自述轶事一则，藉窥其“谦恭自牧、超群不俗”的性格，并愿见闻者，同发见贤思齐之心。

师晚年在闽南弘法时，曾根据古诗“一事无成人渐老”，与清初诗人吴伟业绝命词“一钱不值何消说”这两句皆以“一”开头的诗，为自己取名为“二一老人”，以时时自我反省惕励。师曾自述：“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，我只希望我的事业失败。因为事情失败、不完美，这才使我常发大惭愧！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、自己修善不足，那我才可努力用功，努力改过迁善！”

师以为，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圆满了，那么这个人就容易心满意足，洋洋得意，反而增长功高我慢的心理，生出种种的过失，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圆满好！“不论什么事，总希望它失败，失败才会发大惭愧！若因成功而得意，那就不得了啦！”

在这人人汲汲于功成名就、自我过度膨胀的时代，二一老人“失败才会发大惭愧”的修学心语，是值得我们玩味再三的！

凡有心者，能不以此自勉吗？

(文章来源，凤凰网)